

我知道

陳礎穎

我自問也是個平凡的人，和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至少我自己是這麼想。

我也要吃，也要喝，早上也要上學，晚上也要睡。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好寫出來的，即使寫了出來，也沒有人要看。

然而，我卻能夠預知未來。

正確一點來說，我曉得藉著一些方法……或應說透過某種途徑，知道一些未發生的事。不怕告訴你，我早知道你會在這裡看這篇文章。

你不相信？那麼請你看好，今年將有世界性的大災難在美國加州和日本東京等地方發生，但我暫且不能把詳情告訴你。操作這東西有一定的守則和道德，我只可以將適當的訊息，在指定的時候，告訴適當的人——這也是我的使命。我不會濫用這種能力，譬如說，我從來不會嘗試去知道測驗和考試的題目，因為我覺得那對其他同學太不公平了。

我亦能夠知道一些我原不知道的事情，例如別人的家事、私隱和秘密，有時，甚至連別人心裡所想的意念，我也瞭如指掌。

就是因為這樣，我不能輕率將所知道的告訴別人：A君對女性總是滿腦子邪念和令人作嘔的壞主意；C君懷了男朋友的骨肉，終日躲在家中，不要見人；T君和老父鬧翻了，這晚有家歸不得……這些我都知道，但我從來就是隻字不提，也常裝作毫不知情。我深信別人也有自己做人的尊嚴，他們有權向公眾保留自己

的私隱。

當然，有時我也會選擇不去知道別人的事，知道太多東西並不如你想像那般好過，我不希望自己的腦袋負荷過重，也不願意在看戲或看書的開頭便知道故事的結局。

請別誤會，我可不是藉著什麼怪異的神秘術數或占卜術得知這些事情的，你不要把我和這些人混為一談，我才不相信他們那一套鬼東西呢，簡直是騙人家的錢！能知未來的人準不會隨便把所知道的事告訴人家，更別說給人家提供這類「服務」了。

知道人家的事偶爾也會給我帶來點樂趣，至少能夠滿足我的好奇心，但那有時卻又是一個很難背負的重擔。

我和偉只認識了兩年，但我們投契得像認識了好幾十年的老朋友一般。不知道為什麼，只要和他一起，我就會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他對我亦愈來愈體貼入微。但是，我知道，不是他，我深深的知道。

「為什麼？」他追問著。

「請你別問好嗎？」我裝假冷冷的回答。

「好歹也有個原因吧？」他著緊的看著我，我好想迴避這目光，但我不捨得不望著他那雙閃著眸子。

「求求你——不要問——」我忍不住我的眼淚，只好低下頭來。

「你認識了另一個男孩子？」他說。

「不！求求你——不要問——」我轉身要離去。

「他真的比我更好嗎？」他失望極了。

「我們從來就沒有開始過。」我步入升降機，在關門的按鈕上多按幾下，對我來說，這關門前的幾秒鐘也很難過。

我還能說什麼？難道要告訴他，我連他將來會與我班裡的女同學結婚也知道麼？我可不能忍受別人的丈夫，天天對我那麼好。

擁有深愛自己的人，該感到很滿足才對，然而，我卻玩不起這種沒結果的愛情遊戲，也付不起這麼大的感情代價，什麼「不在乎天長地久」，不過是廣告商的綽頭罷，我倒蠻在乎。

你或許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我常常會這樣警惕自己：別人錯了乃是情有可原，試問世上凡人，誰人無過？我錯了卻是明知故犯。

「伯母怎麼了？」我低聲問。

「醫生說她需要留院接受檢查。」偉回答。

醫院內雪白的佈置給人很清潔的感覺，但那酸溜溜的氣味卻令人非常不安。我默然站著，努力「看看」應怎麼辦。

「如果不是因為我媽，你還會來找我嗎？」他看著我說。

「——」我不知如何答他是好。

「可不可以……」他帶著期待的說。

「改變主意？」我把他還沒說完的話說完。

他輕輕的點點頭，應了一聲。

我沉默了一會兒。

「你媽媽的腎臟出了毛病。」我說。

我的話令他有點愕然。

「她近幾天有點兒感冒，昨日看醫生時醫生給她開了一種特效藥，現在這種藥對她的腎臟產生不良副作用。」我說。

「你——怎知道的？」他不大相信我的說話。

我依然沉默。這一切我都是知道的：不是你。

「她的藥。」他在自己的額上拍了一下。

「她的藥放在了在哪……？」

我的心還在他那兒。

「在家。」我說。

「我馬上回去拿，你等我好嗎？」他說。

我知道他真的很想留住我的心。

「不用了，你給我一張紙，我把藥的名字大概寫給你看，醫生看了應該知道是什麼藥。」我冷冷的說。

「我還是不明白……」他把紙和筆遞給我。

我把那特效藥的英文名字寫給他看，故意寫錯兩個字母。他拿了後便跑出病房去找醫生。

「沙龍」。」我在他媽媽的身上輕輕的摸了一下，獻上最後的祝福語。

我步入升降機裡，趁升降機的門未關上，回頭看了他一眼。我看見他和醫生護士們跑進病房裡去，我看見他用那捨不得的眼神望著我。

升降的門緊緊的關起來，但我在腦海裡卻仍能清楚看到醫生和護士搶救他的媽媽的情景，也看到以後在病房裡發生的事。

偉的媽媽就像一位穿著白衣的天使。她坐在病床上，拿著一本有點兒殘破的聖經。

「至於我和我一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她讀出其中一節。

依在旁的偉看著剛剛病癒的母親，報以一個微笑。

「麗什麼時候才會來探我？」她說。

「我不是早告訴過你她已來過麼，她還——」偉很想說下去，卻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人老了，記憶力真差。」他媽媽說：「無論我怎樣想，也記不起她那天和我一起去看醫生那回事。我明明記得那天我是獨個兒去的。」

「算了吧，媽，算了吧。」偉說。

「一定是你做錯什麼惹怒人家了。」他媽媽說。

偉沒發半點聲。

「麗是個很好的女孩，就像聖經中的『利百加』，」她嘆了一口氣。「真希望你有這福氣。」

就在這時候，琪叩門走進病房裡來。她是我和偉的同學，關係也不算太要好、也不算差。

偉有點兒吃驚。

「伯母你好嗎？」琪打招呼說：「我叫何子琪，是偉的同學。」

琪不好意思的看看偉。

「噢，是的，這些水果是我的小小心意。」琪說。

琪把滿滿的一籃水果遞給偉。

「謝謝你，來看這老太婆便行了，怎麼還要破費呢，真不好意思。」偉的媽媽說。

「伯母這麼年輕，怎麼算老太婆。」琪說。「這些就當是我的見面禮吧，希望你笑納。」

「好，好。」偉的媽媽說。

偉把水果籃放下，在床邊的抽屜裡找來一把刀。

一刀兩斷。

「琪，你怎麼知道來這兒找我的？」偉說。

「是華他們告訴我的，我們見你一個多星期沒有上學，很是擔心，華說你媽媽進了這所醫院，剛巧我姊姊也是在這兒當護士的。」琪說。

「啊——是嗎？」偉拿起一個梨子，一邊切一邊說。

一片一片的傷痕。

「今天我特意把上課時派發的筆記拿來給你，順道來看看伯母和探我姊姊的班。」琪說。

「謝謝你們的關心。」偉說。

「說什麼客套話，我們是同學嘛。」琪說。

「我想我這星期也不會回校上課的了。」偉說。

他把切好的梨子放在紙碟上，擺在他媽媽的跟前。

完了。

「孩子，媽沒事了，現在好好的，明天回去上課吧。」他媽媽說。

「但我很想多陪你幾天。」偉說。

也怕見到不瞅不睬的我。

「不用擔心，你陪伯母好了，我隔天拿功課和筆記來這裡給你好嗎？」琪說。

「麻煩你不好意思。」偉說。

「你又來給我客氣了。不當我是朋友嗎？」琪裝作認真的說。

「不！不會。」偉帶點兒緊張的說。

「就這樣決定吧！」琪說：「我也要去找姊姊的了，這些餅是她的呢。」

「那真麻煩你了，何小姐。」他媽媽說。

「伯母，叫我Rebecca好了。」琪微笑著說。

「唔，Rebecca，再見。」偉的媽媽在琪的右手上輕輕拍了一下。

「沙龍。」她說。

偉心裡想：琪和麗不同，她不太明白媽媽的說話，看看她的表情便知道。

「再見。」琪說。

待琪出去後，偉的媽媽對他笑著說：「這個也是『利百加』呢。」

偉紅了面。

升降機抵達醫院的大堂，我步出這幢建築物，開始我的新生活。

沒想到一個人過活的時間也可以過得這麼快，不知不覺又過了十年。畢業後，我在一間雜誌社當助理編輯，有時我也要當記者，到處採訪和找資料。我是最適合這類型工作的了，因為我總是比一般人早知道要找什麼人和什麼資料，也比一般人更會掌握下季時裝的趨勢、

新興的玩意兒和觀眾往後的閱讀口味。

在這幾年裡，也有好些追求我的人在我的生活空間出現，但我就是知道，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不是他們。況且，我到底還是忘不了和偉一起的日子，我也害怕再受傷害。

聽說偉和琪畢業後便結婚了，這消息是我從某位同學口中知道的，偉一直沒有通知過他要結婚，我也不太想知道他的事。和他分開後，我學會了不再去想他的事，因為只要我多想他一刻我便什麼都知道了，就連我最不知道的也會知道。我發現不斷工作是忘記一切的靈丹妙藥，只要我一天多工作三、四個小時，回家後便會累得什麼也不願想。

倒頭便睡著了……

我睜開我的眼睛，看看床邊的鬧鐘——星期三，六時四十三分，天剛亮——昨夜太累了，回來後連衣服也沒換過來便睡著了，睡到現在。我走進浴室洗了一個熱水澡，換過一些清潔的衣服，開始另一天的工作。

我從黃色的巴士上下來，橫過馬路，正要走進大廈裡時看見一個背著紅色書包的小女孩。

我知道，這小女孩將會發生意外。

「她的父母在哪？她這麼小，不應該獨個兒在街上走來走去的。」我一邊想，一邊四處張望。

正為這事著急的時候，那小女孩已經不知

走到哪兒去了。

「我至少也應告訴那小女孩，叮囑她當心過馬路。」我對自己說，心裡有點兒自責，無奈我還是要上班去。

著名的年青時裝設計師諾美宜要生頭一個孩子了，總編吩咐我週末下午到醫院和她做個專訪。我瞪了便條上的地址一眼——是偉媽媽住過的那間醫院。

週末下午，我照約定的時間依時到達醫院，和這位將為人母的女設計師談了兩個多小時，並拍了好些照片。她告訴我醫生說這胎是個女的。其實根本不用她說，我也早知道這胎是個女的，我還知道這個未出生的小女孩將來唸那間小學、那間中學、那間大學。

訪問做完了，不知怎的，總是想去伯母住過的那一間私家病房看一看，是忘不了偉嗎？

最後，我還是屈服了。到底也是不甘心。

我乘升降機到三樓去，剛踏出升降機門便遠遠看見那一間病房。我見病房的門是開著的，於是便假裝路經那般走過，趁著經過房門的時候向裡面瞄了一瞄。

病房裡面一個人也沒有，床上躺著的病人是個的小孩，看來這個小孩的右腿受傷了。

我停下來好好看清楚，才發覺那就是當日我在街上碰見的那個小女孩——她真的遇上了意外。

我禁不住走進病房裡去，那女孩抬頭好奇

的看著我，我向她友善的笑了笑。

我一步一步的走近她躺著的床，就像當日走近偉媽媽的身邊那般。

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我們很早以前已經認識對方了。

「小朋友，你的腿怎麼了？」我問。

她望了我一眼，低聲的說：「前天過馬路時，被車撞倒了。」

「痛嗎？」我問

「痛，很痛，不過現在沒有那麼痛了。」她說。

我沉默了一會。

「你多少歲？唸幾年級？」我問。

這些其實我都不用問，但我就是想和她多談一會兒。

「七歲，今年讀二年級。」她說。

「你的爸爸媽媽呢？」我問。

她低下頭來，目光帶著點苦澀和沉鬱。從這女孩的舉止看，不像是個七歲的小孩。

「媽媽兩年前死了，爸爸晚上才有空來探我。」她說。

死——不知怎的，從小孩的口中聽到這個字，人總覺得很不舒服。

「姐姐，我也會死嗎？」

「不，只不過是右腿斷了，傷勢並不嚴

重，很快便會康復。」我說：「……等你的腿好了，我帶你到遊樂場去好嗎？」

「好啊！我很久沒有去過遊樂場了！」她終於笑起來了，露出嘴裡可愛的門牙。小孩子也真容易滿足。

我活像個愛花的人，努力為花兒灑水，盼望著花兒開放。對我來說，她的笑容就是盛開的花朵。

「不知爸爸准不准我跟你去。」她說。

「我想他一定批准的。」我說：「我好像還未知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小麗。」她活潑的讀出自的名字。

「是嗎，真巧！我的名字也是麗。」我說。

這時，我聽見背後有兩下子敲門聲。

「小麗！」這人的聲音很溫柔。

「爸！」小麗興奮的說：「我可不可以跟麗姐姐去遊樂場玩？」

我急忙轉個頭來，想要跟小麗的爸爸打個招呼，方才發覺站在我面前那人就是偉。

我的口半張，不知說什麼才好。

相信偉想也想不到會在這裡再次碰到我。

「麗——」偉說。「你——怎麼會在這兒的？」

「我也不知道。」我說。

「爸，我可以跟姐姐去嗎？」小麗嚷著說。

偉微笑著，點點頭。

很快又經過三個月的時間了，我到現在還是不大相信有這麼巧合的事，偉說他媽媽自那次入院後身體很虛弱，從此離開香港與在加拿大的哥哥嫂嫂生活，並在那兒休養；琪生了小麗之後身體一直也不太好，兩年前因呼吸系統出現毛病離世了。

「剩下的一一」偉說：「只有小麗，和我。」

我靜沉不言。只顧看著在木馬上的小麗。

小麗笑得真燦爛！

「你還記得我那天問過你的東西麼？」他說。

「哪天？」我說。

我明明知道他要說什麼的。

「在媽的病房裡。」他說。

「你還不明白麼？」我說。

當然不。

「不明白。」他說：「不明白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還是不要提過去的事。」我說。

偉，我真的不想對你這麼冷淡。然而，現在的我心裡只懂想著小麗的事：現在的事、將

來的事。自己的事可沒理這麼多。

偉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一個藍色小盒。

「這是琪臨終前寫給你的。」他說：「這是媽給你的。」

我猶疑了一會，從他手中拿過琪寫給我的信。

我把信拆開，那個有點兒殘舊的信封裡頭有一張粉紫色的信紙，上面寫的字我也見過，是琪的字跡沒錯。

信裡面說：

親愛的麗：

真對不起，我從來就沒有寫過信給你，我想這也是我寫給你的最後一封信了。

你讀這封信的時候，相信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說來也好笑，我其實也不肯定你有沒有機會讀到我這封信，但我到底還是下了筆。

我和偉一起後，他向我提及你和他曾有過的一段關係和感情，是因為他人太老實的關係吧！我一點兒也沒有因此而不開心，也沒有惱他，當然，說我一點兒也不介意也是騙你的，但我卻認為既然要愛一個人，他的過去怎樣其實也不太重要。

只是，我發現偉他一直都沒有忘記過你——你可別誤會，他對我和小麗真的很好，也確實盡了他為人丈夫和父親當盡的責任，但他就是連自己的女兒也要叫麗……你明白嗎？

麗，在我離世前我可有一個沒什麼道理的請求，就是希望你能夠代替我照顧偉、照顧小麗——如果還可能的話。

盒子裡的十字架是偉的媽給我的，她原希望買來送給她的媳婦——就是你。所以，現在我把它——和偉一併還給你。

麗，說起來，我應該向你說聲謝謝，因為你讓我有機會和偉擁有幾年快樂的時光。

謝謝你。

琪

我一直低著頭，偉把盒子遞給我。

「爸爸！這個也很好玩呢！」小麗一邊走過來一邊說。

偉摸摸小麗的頭，對她說：「小麗，讓姐姐來做你的媽媽好不好？」

我忍不住我的眼淚。

小麗點點頭。她看見我哭，便說：「爸爸，一定是你做錯什麼惹怒人家了。」

「沒有，」偉說：「爸爸沒有。」

小麗走過來抱著我。

「姐姐是因為小麗不乖所以哭吧。」小麗說。

我猛然搖頭。

「姐姐——」她說。「是因為不想做我的

媽媽所以哭吧——」

「不！」我說。說著，兩臂緊緊的抱著她。

「姐姐喜歡小麗嗎？」她問。

「姐姐很喜歡小麗。」我說，鼻子也紅了。

「姐姐喜歡爸爸嗎？」她問。

「姐姐也喜歡爸爸。」我說

「那姐姐是否會當我的媽媽？」她說。

我望望偉，望望她，笑了一笑。

她轉過頭來對爸爸說：「爸爸！姐姐要當我的媽媽呢！」

便從我身上跳了起來，拉著偉的手說：「快給麗姐姐和我買雪糕！姐姐吃過雪糕後便不會哭的了。」

我看著他們二人拖著手，滿臉歡笑的走到那邊買雪糕。

我仰頭望望藍色的天空：天氣這麼熱，溫度這麼高，眼淚不消一會兒便乾了。

這時，一個衣著整齊的陌生男人走到我跟前對我說：「小姐，打擾你了，我有些關於你的事情要對你說，你或許不相信……我……」

我望望他說：「對不起，我不想知道，請別告訴我。」